

從《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》 尋找各種可能

何碩風／文字工作者

從《大海的朋友》、《孟納生的夢》、《黑貓尼祿》到這本《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》，玉山社出版的星月書房(Mini & Max)系列，展現了「書本很迷你，思想卻無限」的企圖心。光讀書名，會以為是給兒童看的童話書，等到讀過後，才會發現當中蘊含著豐富的哲思，其實更適合用來喚醒成人埋藏已久的童心。

本書曾於1996年同時獲得瑞士及德國的最佳青少年文學獎，它的插畫並獲得藝術獎，被評為圖文結合的文學珍寶。作者于爾克·舒比格的人生經驗豐富，曾經在法國南部和科西嘉島從事裁紙工人、木匠、園丁等職業。大學時修習德國文學、心理學、哲學，擔任過編輯及出版人，目前則是蘇黎世的一名心理治療師及作家。繪者羅特勞特蘇珊娜·貝爾納，曾經專攻版畫藝術，目前是個獲獎無數的自由插畫家。

書中描寫著：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，叫做天堂，亞當跟夏娃相遇戀愛後，世界就開始了，因為「童話故事的結局都是幸福快樂的，而天堂的故事正好相反，是在開始的時候」。還有其他的可能：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，每樣東西都必須學習怎麼生活，所以星星試著排列成星座；石頭變硬變重；太陽學會上山下山；不知道發光好不好猶豫的月亮，只好反反覆覆，一下變圓，一下又變缺；水學著往下流....，因為「那時候生活

就是這麼簡單，每樣東西只要去發掘什麼事最容易做就行了。」

對於讀者來說，那些原來被歸納為自然界的定律，好像千古不變的事物，又重新活了起來，因為在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，什麼都是有可能的。

因為什麼都有可能，所以在其他的篇章中，作者提出了許多假設：全世界最大的衣服應該有多大？一像房子那麼大，口袋就像房間一樣大，可以讓一家人生活在裡面；汽車如果跟寵物一樣黏人會怎麼樣？—它也要跟人一起睡覺，生氣時就拼命擺動雨刷，會任性的跑到自己想去的地方；通常我們是到某個城市去找某個人，如果變成去找某個流浪的村莊或城市呢？—也許有一天村莊會留下來，也許它只會停下來歇歇腳，當然也許有一天它會消失，變成一座城市也說不定。

在本書的前四輯「天和地」「東西」「動物」「名字」中，有許多篇章近似於寓言，文字簡短，情節也極為簡單，未必有很深刻的含意，當然更不會有故事的高潮，提供給讀者的就只是一種思考的可能。在最後兩輯「祕密和魔法」，「不一樣的生活」中，則有較長的篇幅來組織故事，不過呼應了世界的開始是幸福快樂的，結果則未必，這些小故事都漂浮著淡淡的愁緒。

在「獅子的吼聲」中，生了重病的獅子大吼了一聲，吼聲卻被荊棘勾住，好不容易



掙脫，回到的卻是死獅子的身邊。吼聲希望有個落腳的地方，卻沒有動物願意跟它換聲音，後來一隻小老鼠拋棄了自己的吱吱聲而接受了它。被拋棄的吱吱聲，卻住進了一個空的舒適的老鼠洞。每天等待著令人懼怕的老鼠吼聲；聽到後，吱吱聲會滿足的叫著：「我的獅子！」然後在幸福的讚嘆中睡著。

書末的「一千個惡作劇」，其實很可以發展成一本長篇兒童故事書，惡魔小孩路奇轉學到人間的學校見習，只要鼓勵周圍的人做滿一千個惡作劇，他就可以回到地獄去。他告訴同學，不管人們生活在哪裡，所站處的下方永遠都是地獄，班上一個牧師的女兒卻回應說：「你的頭頂上也到處都是天堂。」於是路奇接觸人世越久，對自己的懷疑越深，同學們也越來越喜歡他。為了不讓路奇回地獄，他們小心翼翼的不再惡作劇，並開始做些扶老人過街的好事。但是意外發生，路奇最後消失在失火的穀倉中。

這兩個故事揉和了幻想與寫實，幻想的部分頗有奇趣，寫實的地方卻可能會讓年紀較小的孩子難以釋懷。這本書因此設定在青少年以上的讀者是很恰當的。

有些故事，很明顯可以看出來是脫胎自你我熟知的童話故事，如「星星」，星星墜落，成了人類的養子；「三張椅子」，三兄

弟出外尋找給父親的禮物，找回了會將人彈走的椅子、會黏住人的椅子及一張正常、好坐的椅子；「樹樁」，森林裡的樹樁可能是被施了法術的王子或公主。故事本身架構雖然跟童話故事雷同，卻充滿著「無厘頭」的喜感。

值得一提的是「如何尋找幫助」這篇文章。「幫助」在故事裡並非作為動詞，而是作為名詞使用。小女孩走遍全世界為了尋找「幫助」，因為「隨時都可能用得上它，譬如說，如果在外面迷路了。」她隨著大野狼去找公牛及高大的女人去尋找幫助。其實文中處處都是行使「幫助」的事跡，只是他們不曉得而已，作者巧妙的運用了調性的變化，讓這篇文章顯得滑稽又生動。

說穿了，本書擺脫了說教，作者做的只是，持著一枝「點金磁棒」，輕輕點在讀者的頭上，將讀者腦中原來在現實生活中似乎不那麼急迫需要的「想像力」，吸引出來。此外，相信有不少讀者會因為本書的圖畫而心動，那簡單的筆觸，樸素而富有想像空間的畫風，也相當值得玩味。

（編按：《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》 于爾克、舒比格著 林敏雅譯 玉山社 民國87年12月 ISBN 9578246021）

（上接第4頁）

在大塊出了《在地球表面漫步》、《光合作用》等書，彰顯張妙如內心細膩而感性的一面，自此成了台灣繪本的先驅。日光花、吳知惠、紅膠囊、可樂王、高賢志、尤俠、幾米等人，大多沒受過正規文學創作的教育洗禮，反而更自由地遣詞用句，寫出類詩的短文與札記；文意之精巧也常讓文字工作者驚艷。

最近藝人蔡燦得也不出了《得過且過》，雖然她畢業於復興商工美工科，但清新的新人類寫法，倒也透露她寫作方面的聰穎。繪本來就是一種跨界，或許恰是這些沒有文名負擔、用自修的畫法表現的作者最好的踰越、最適合的創作空間了。